

# 以華僑的名義

## 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吉隆坡演出追記



如是我見 丘樹宏

「華僑為革命之母」，這是孫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

在追求民族復興的革命生涯中，孫中山先生得到了廣大華僑不遺餘力的支持。無論是革命組織的建立還是革命思想的傳播，無論是對革命事業的資助還是對武裝鬥爭的參與，華僑都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廣東省中山市是孫中山的家鄉，也是著名的僑鄉，海外中山人近一百萬。作為工作和生活在中山的一分子，自然對華僑有着特別的感情。因此，十多年前我在工作中提出了從鄉情「僑牌」、經濟「僑牌」，到打好文化「僑牌」的理念，策劃和組織了「中山杯」華僑文學獎；與著名音樂家李海鷹合作創作了華僑主題歌《華僑，中國橋》，在海內外華僑華人中廣泛傳播。

然而，我總覺得相對於華僑的偉大貢獻，還需要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才行。

因此，就有了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以下簡稱《孫中山》）兩度到馬來西亞演出的故事。

二〇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主創了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由劉長安、杜鳴等五位著名音樂家作曲，唐彪、崔崢嶸、郭東文等九位著名歌唱家和朗誦家，與廣州交響樂團、北京交響樂團，以及中山、北京等地的合唱團共同演繹。當年，《孫中山》先後在廣州、中山、北京等地演出，後來還在央視播出，影響甚大。

從作品主創開始，有一個人就對《孫中山》表示出濃厚興趣，並一直給予了非一般的關注和支持，他就是完美中國公司的董事長古潤金先生。古潤金是馬來西亞著名僑領、丹斯里拿督，是原籍中山的客家人，一直對孫中山抱有深厚的崇敬之情。觀看完《孫中山》首演之後，古潤金激動不已，提出要邀請《孫中山》到馬來西亞演出。他主動聯繫全國僑聯和馬來西亞官方機構，均取得了大力支持。而他自己，則表示負責演出需要的所有經費。

經過不長時間的準備，二〇一二年八月九日，《孫中山》劇組人員順利奔赴吉隆坡，開始了海外演出之旅。

馬來西亞華僑團體非常重視《孫中山》的演出，演出前一天，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光華日報》，會同劇組召開了一個首演欣賞說明會。二〇一二年是中國與馬來西亞建交三十八周年，《孫中山》將吉隆坡作為海外巡演的首站，恰好是中馬兩國一次文化交流之旅、親情交流之旅和追尋孫中山足跡之旅，意義重大。實際上，《光華日報》就是當年孫中山支持辦起來的華文報紙，對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以及中國與馬來西亞的文化交流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八月十一日晚上，《孫中山》在吉隆坡成功公演。當晚，馬來西亞高教部副部長拿督何國忠，中國駐馬來西亞領事參贊林動，在我和古潤金的陪同下，觀看了演出。在現

場觀看演出的馬來西亞華人華僑、吉隆坡市民近三千人，不少人還是從檳城等地開了幾個小時的車趕來的。

整場演出歷時九十分鐘，由馬來西亞檳州交響樂團演奏，英中（雪隆）校友會合唱團、吉隆坡循人中學合唱團合唱，中國歌唱家唐彪、崔崢嶸、楊岩、吳哲銘、常安、劉穎，以及朗誦家郭東文、王虹共同演繹。演出分為序曲、尾聲和《日出翠亨》、《偉大理想》、《崇高人格》、《魂繫中華》、《世界潮流》等章節，氣勢磅礴的交響樂給觀眾帶來了強烈的視聽震撼，悅耳的合唱配合錦上添花，中國國畫、水粉畫等LED表現手法給人以美的享受。

時間來到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晚，馬來西亞吉隆坡巨星劇場星光熠熠。繼二〇一二年吉隆坡首演之後，《孫中山》第二次在這裏獻演，為馬來西亞民眾和廣大華人華僑，獻上了紀念孫中山誕辰一百五十年一份重要的文化厚禮。

此次除了整個主體節目外，謝幕部分還增加了歌唱家楊岩、吳哲銘演唱《黃河大合唱》第五樂章的黃河邊對口曲，以及歌唱家唐彪、崔崢嶸全場領唱《難忘今宵》。為達到更好的演出效果，這次《孫中山》增添許多新元素，其中雷立與馬來西亞歌手林文蓀是第一次攜手同台演出。

當晚，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參贊龔春森、馬來西亞上議員何國忠博士、馬來西亞

中華大會堂總會長方天興以及馬來西亞七大鄉團總會長與近二千名華僑華人應邀觀看了演出，好評如潮。

何國忠博士已是第二次在馬來西亞觀看《孫中山》，他依然倍感興奮：「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是一部很好的情感教育的藝術作品，通過節目的耳濡目染，讓大家進一步了解孫中山的思想文化，使人久久難忘。」

馬來西亞是孫中山早年活動的重要地方，他在此留下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而馬來西亞是最早支持孫中山革命、籌款最有代表性的地方之一，馬來西亞的華僑華人為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作出了特殊貢獻。《孫中山》兩次來到吉隆坡演出，如同孫中山又再次回到了華僑中間。這對於進一步加強中國與馬來西亞兩國的友誼和合作，更具有多重特別的意義，並產生了積極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 他的影響何其大

這兩天，一個名字老是縈繞在我腦際，驅走不散，他就是「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袁隆平去世，舉國同悲。長沙數萬人冒雨為他送別。聯合國秘書長讚揚他為糧食安全、消除飢餓作出的卓越貢獻。

袁隆平何以有如此巨大影響，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筆者認為，所以如此，不僅因為他是「共和國勳章」獲得者、全國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工程院院士，更重要的是因為他是「雜交水稻之父」，受到國人的熱愛和尊敬。

袁隆平一生工作在田頭，他說這是「最快樂的事」。他心中想的是，如何使雜交水稻獲得成功，提高產量再提高產量。他沒有豪宅，沒有別墅，穿的是粗布衣，但他想的是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不捱餓。外國曾高薪聘請他，他都一概拒絕，說「要那麼多錢有什麼用！」

特別是在中國，十四億人吃飽肚子，是頭等大事。袁隆平雜交水稻成



## 人與事 延靜

功，產量不斷提高，可以說為中國的糧食安全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這也是百姓厚愛他的根本原因。

一九七九年，袁隆平雜交水稻首次獲得成功後，中國就把種子提供給其他一些國家。隨着時間的推移，今天，雜交水稻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為種植，年種植面積達到八百萬公頃。

四十多年來，袁隆平和他的團隊先後赴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馬達加斯加、美國等國，為雜交水稻種植提供建議和諮詢，並通過國際培訓班為八十多個國家培養了上萬名專業人才。

任何一個國家，民眾吃飯問題都是第一位的。經濟發展很重要，但農業是基礎，而糧食又是基礎的基礎。沒有糧食安全，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

袁隆平的「讓雜交水稻覆蓋全球」夢想，相信在多方不懈的努力下，一定會實現，飢餓和貧困終將從地球上消失。

# 礦井裏的金絲雀



## 英倫漫話 江恆

食殘羹剩飯的常客，讓人大跌眼鏡。

究其原因，就像英國動物學家約翰·庫爾森在《海鷗》一書中所說，過去數十年間，有越來越多的海鷗移居到了城市並不斷繁衍生息，因為這裏是掠食者少卻又食物充足的「美麗新大陸」。大型垃圾場對海鷗尤具吸引力，牠們常成群結伴地聚在推土機的周圍，爭相搶食冒出來的各類廚餘和小肥蟲。儘管人類偶被滋擾，但場面大體和諧，海鷗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並非所有的鳥類都像海鷗那樣好運，比如魚鷹與人類相處過程中就很不愉快。和大多數天主教國家一樣，英國也保持着星期五吃魚（Fish Friday）的傳統（通常是英國國菜炸魚薯條），因而從中世紀起，整個英格蘭和威爾士幾乎所有莊園、修道院或城堡都建有一片魚塘，但問題隨之而來——魚鷹聞名而至。為保住自己的盤中餐，英國人對魚鷹展開長期捕殺，甚至將牠們當作狩獵的戰利品炫耀。到二十世紀初魚鷹已瀕臨滅絕。上世紀五十年代，蘇格蘭高地出現魚鷹久違的身影，雖然數量不多，但總算被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實際上，魚鷹的經歷只是鳥類悲歌的冰山一角。英國自然歷史學家斯蒂芬·莫斯在《英國鳥類》（Birds Britannia）一書中，詳細講述了英國人與鳥類的愛恨糾葛，特別是通過一個個被人熟知的鳥類不同的遭遇，探討人類行為對鳥類乃至自然界的影響，也為外界了解英國社會和歷史文化提供了一個十分獨特的視角。

英國歷史上幾次大的社會運動和風潮，都與鳥類的命運息息相關。以造成「羊吃人」慘劇的著名圈地運動為例，在十八世紀前英國仍沿用古老的農耕模式，鄉村是鳥類的天堂，到處一派田園牧歌，誕生優秀的鳥類詩人約翰·克萊爾、描寫英式鄉間生活著稱的簡·奧斯汀等名家。進入十九

在我印象中，雪白的海鷗是海之驕子，劈波逐浪，以魚為生，但在英國，我不止一次於城市垃圾堆撞見海鷗，牠們如烏鴉般盤旋鼓噪，成了翻



紀錄片《英國鳥類》講述不同鳥類與人類的故事。圖源：BBC

世紀，這方小世界變得面目全非，圈地運動通過增加樹籬和棋盤格模式，徹底改變了有着古老傳統的開闊田野景觀，生活其間的鳥類也陷入災難，許多種群從此衰落，比如代表著夏日經典音符的長腳秧雞，幾乎從英國整個鄉村景觀中消失，至今仍未恢復。

狩獵運動的興起和蒸汽火車的發明，也讓遠在北英格蘭和蘇格蘭高原上的柳雷鳥危在旦夕。由於得到了王室的許可，柳雷鳥狩獵與社交舞會和皇家愛斯科賽馬（Royal Ascot）一樣，也成為躋身上流社會的象徵，與鼎盛時期相比，如今英國柳雷鳥數量微不足道。與此同時，任何吃柳雷鳥的猛禽順理成章地成了大敵，英國作家赫德森在二十世紀初描述了英格蘭南部有些郡的獵場看守會射殺夜鶩，因為他們不想讓別的鳥叫聲干擾狩獵，還有牠們也可能偷食為獵鳥準備的穀物。

十九世紀中興起的時尚潮流，險些為有着漂亮羽毛的鳳頭鸚鵡敲響喪鐘。為了保暖，鳳頭鸚鵡長出了異常濃密又柔軟的羽毛，牠們色彩艷麗，簡直是為女性帽子的飾邊而量身定做。當時倫敦的大街小巷，鳥的全身羽毛成為最新潮的必備配飾，上流社會的女性競相炫耀她們羽毛頭飾的奢華。斯蒂芬在書中寫到，有些女士看上去滑稽得就像自然博物館裏的展品。

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化學農業革命的推行，讓體型最強壯的紅隼也難逃厄運。英國人試圖擺脫低效的耕作方式和體系，取而代之廣泛使用當時最尖端的新技術——殺蟲劑，這也導致了惡性循環，農作物上的毒藥先是

集中於食物鏈上的小型鳥體內，隨後又被紅隼食，紅隼產下的蛋不是不孕就是蛋殼太薄，乃至孵蛋時會被壓碎。受殺蟲劑影響，有些鳥種幾乎全軍覆沒。於是美國海洋生物學家雷切爾·卡森筆下經典之作《寂靜的春天》的可怕場面出現了：地球萬物凋零，鴉雀無聲。

直到今天英國《泰晤士報》仍保有一項傳統，每年都會刊登一封讀者來信，記錄他們今年聽到的第一聲杜鵑的鳴叫，每當人們看到來信，就知道春天來了。在英國南部許多地方還會舉辦「杜鵑集市」來慶祝牠們的到來。如今這項傳統也面臨終結，原因是勢不可當的工業化農場發展，導致大杜鵑的食物嚴重匱乏，數量大幅凋零，直接的後果就是人們再難以聽到牠們的鳴叫。

英國在過去五十年間，已失去百分之九十的夜鶩，和超過百分之五十五的雲雀和杜鵑。正如斯蒂芬在書中指出，這些劇變的發生並非歷經了幾個世紀，而是僅在人類短暫的有生之年，實在觸目驚心。目前在全球範圍，受野生棲息地的破壞、氣候危機、過度捕獵等因素影響，數十億隻鳥類正在消失。難怪為瀕危鳥類錄製唱片的英國音樂家科莫發出靈魂呼喊：「你已有多久沒聽到鳥叫聲？」

二〇一〇年，《英國鳥類》被英國廣播公司（BBC）拍攝成四集紀錄片，播出後好評不斷，當中有句話發人深省：數百年來我們為鳥類吟詩譜曲，又以運動之名對其大加殺戮。須知對人類而言，牠們是「礦井裏的金絲雀」，做好保護意義重大。

# 「槍擊」瑪麗蓮夢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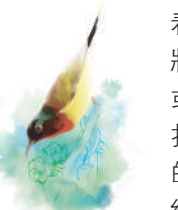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讓世界經濟震盪不安，近來藝術品拍賣市場卻不時傳來破紀錄消息。上周，美國知名藝術家安迪華荷（Andy Warhol）的名作《槍擊瑪麗蓮（鼠尾草藍色）》（Shot Sage Blue Marilyn）在佳士得春拍以一點九五億美元（約十五億港元）成交，僅次於二〇一七年拍出的達文西畫作《救世主》（約三十六億港元），成為拍賣史上第二高價藝術品，也成為最昂貴的二十世紀畫作。

這位被稱為「普普藝術教父」的藝術家，向來是拍賣市場的寵兒。早在二〇一〇年，安迪華荷的一幅自畫像便在蘇富比拍場創下三千二百五十萬美元的高價；而在二〇一四年，華荷的作品拍賣總額曾創下五點六九億美元的紀錄，在當年「全球最貴的十位藝術家」榜單中，排名榜首。

大家或會對華荷作品拍出天價感到疑惑：他的金寶湯罐頭、美元、可口可樂瓶子、瑪麗蓮夢露的頭像還有罌粟花等系列畫作，初看、再看或細



▲安迪華荷畫作《槍擊瑪麗蓮（鼠尾草藍色）》。



## 黛西札記 李夢

看，似乎都平平無奇，不過是將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物品或相片等多次複製罷了，幾乎找不到任何藝術的創想或先鋒的探索。其實，這樣看似漫不經心的挪用和複製，恰是普普藝術（pop art）希望達至的效果。

普普藝術興起之前，波洛克和德庫寧等藝術家推崇的抽象表現主義在美國藝壇佔據主導地位。而普普藝術的出現，正正試圖與這些表現主義藝術家分庭抗禮，令到「形象」而非「情緒」和「感覺」，重新成為畫作的關鍵所在。

一九六〇年代的美國，大眾文化盛行，以荷里活電影、牛仔褲和可口可樂等為代表的流行文化不單影響彼時美國青年的審美和價值觀，更成功輸出至全世界，為各國年輕人追隨效仿。普普藝術，顧名思義，正是意在以藝術回應彼時社會風尚及思潮。儘管因低成本和批量生產而備受藝術界嘲諷，普普藝術藉由大眾傳媒的力量，影響力迅速擴展。其日常的、轉瞬即逝的、廉價甚至略帶魅惑的表現風格，每每成為公眾熱議的話題；而普普藝術家作品中對於消費文化的呈現也好、反諷也罷，皆可視為世事加諸藝術之影響，也讓看似放浪不羈的普普藝術有了某種深沉的所指。

據說《槍擊瑪麗蓮》畫作名字來源於一位藝術家某次到訪華荷的工作室，掏出手槍朝向畫室中的幾幅瑪麗蓮肖像畫作射擊。你看，普普藝術永遠不甘寂寞，他們永遠在製造足以登上報章頭條的話題，讓自己在這紛紜多變的世界裏，成名十五分鐘。



## 「藍眼淚」

五月十七日晚，天津東疆港海岸邊，一波波「藍眼淚」洶湧隨浪襲來，如夢似幻，吸引民眾「追淚」。「藍眼淚」又被稱為螢光海，是一類海洋生物（如海螢和夜光藻等）產生的發光現象。

市井萬象 香港中通社